

思勉人文学术 中国江南研究系列
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（项目编号：B404）·211 项目
上海市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基金项目（项目编号：2008KCTX04）

江南女性别集

初编

上册

胡晓明
彭国忠

主编

7

黄山书社

整理人员（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）

王冉冉 朱惠国 许全胜 杨 焄
陈晓芬 赵山林 赵厚均 胡晓明
查正贤 柳岳梅 龚 斌 彭国忠

江南女性别集丛刊小引

我在《文化江南札记》中曾说过：“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，出产不少人物，有许多豪侠义士、高人大儒、才子佳人、名姝国士，从历史人物的角度看，恰恰同时显示了中国文化中尽心尽性尽理，尽才尽情尽气的丰富多姿。”丰富多姿的江南文化孕育出大批的佳人、名姝，在明清的文坛熠熠生辉。曼素恩据胡文楷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统计的数据显示，“长江下游”的清代女作家有2258人，占清代女作家总数的70.9%。长江下游基本和江南的范围相当，可见明清江南女性文学的兴盛。

对有清一代女性文学进行整理研究自民国初年就已开展，先后出版了施淑仪《清代闺阁诗人征略》、梁乙真《清代妇女文学史》、单士釐《清闺秀艺文略》、童振藻《清代名媛诗录》等，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的胡文楷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，全书共21卷，收录女作家4000余人，而清代占15卷，作家逾3600人。其收录之丰富，无人能匹，堪称“女学之复兴，艺林之盛业”（潘景郑序言中语）。不过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大陆的女性文学研究相对沉寂。当下，女性文学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化的显学。美国、台湾地区已举行过多次“妇女与文学”、“中国女性书写”等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产出了一系列的专著，如高彦颐《闺塾师——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》，曼素恩《缀珍录——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》、《张氏才女》，孙

康宜《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》，钟慧玲《清代女诗人研究》、《清代女作家专题——吴藻及其相关文学活动研究》，王力坚《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》等。这股女性文学研究的热潮也波及大陆。2000年5月南京大学召开了“明清文学与性别”国际学术研讨会，并出版论文集《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》，嗣后张宏生、张雁又编选了《古代女诗人研究》，昭示着大陆古代女性文学的研究进入新阶段。短短几年间就出版了几本博士论文：邓红梅《女性词史》、陈玉兰《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》、鲍震培《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》、段继红《清代闺阁文学研究》，大陆学界对女性文学研究已热情高涨。

目前，女性文学、性别诗学、地域文学研究方兴未艾，中国明清时期女性作家及其创作越来越受到重视，江南文化也得到更多的关注。但与这种研究局面颇不相称的是，明清江南女性别集的整理几乎无人涉足，仅有收录吴江叶氏诸女的《午梦堂集》、李因《竹笑轩吟草》、《徐灿词新释辑评》、吕碧城诗词文集、《秋瑾集》等寥寥几部经整理的别集面世。绝大多数女性别集仍以刻本、稿本、钞本的形式深藏在各图书馆中，这显然不利于学者研究利用，也不便于广大爱好者欣赏阅读。

鉴于此，华东师范大学古典文学学科的师生，组织了集体的力量攻克难题。我们从国家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等地，选取了数十种明清江南女性别集进行标点整理，编为《江南女性别集·初编》。入选者多为较稀见之刻本、稿本和钞本，如戴小琼《华影吹笙阁遗稿》、刘荫《梦蟾楼遗稿》、濮贤娜《意眉阁诗词稿》等，皆传本罕秘，今得以化身千百。也有汇集诸本并辑佚的整理本，如徐德音今存《绿净轩诗钞》五卷、《绿净轩续集》一卷，整理者复辑得佚文6篇，诗24首，使其作品大略完备。凡此，皆可见本丛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，足资

大家参考取用。同时,本丛书也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地域性的大型女性文学总集,必将有力推动女性文学研究和江南地域文学研究的发展。对此,我们充满期待。在可能的条件下,我们还将继续推出这部丛刊的续编、三编。欢迎海内外同行专家与关心女性文学的朋友,批评指正,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,支持与参与中国女性别集文献持续出版的大业。

胡晓明

整理凡例

一、本书专为辑录明清时期江南女性别集作。时间以明清为界。其蒙元、金清之遗民，采取学界惯常做法，以为去取。地域以江南为限，即女性作家之籍贯属于江南，而非其所适及所生活之地在江南。

二、本书以稿本、钞本，及印数稀少之刻本、活字本、石印本为主。版本较多者，择善而从。

三、已经整理出版过之江南女性别集，若不满足以下条件，概不重出：内容对现出之书有所增益，可资补遗；版本比现出之书精善，可资校勘。

四、古人出书往往不易，女性尤难，甚或有募刻、死后方由他人代刻者。故整理时，原书所有附录内容，如女作者丈夫或其他亲属、友朋之别集，仍样附入，以见古人伉俪之情、亲友之谊云。旨在存旧，并非不察而以女性别集属入男性之集自乱体例。但天头地脚处评语，辄不录。

五、底本卷次，多数依卷一、卷二之次第，但或竟不分卷，而以体式编次，如古体、近体之类；或以年代标次，如甲子、乙西之类。今一仍其旧。

六、底本作者署名，或书其氏、名、字、号之全或仅书其中一二；抑或书“某某室某某”，此或有乖今人尊重女性独立之道，但彼时女性自觉意识普遍不强，故为尊重历史计，概仍其旧，不

作刻意统一。

七、底本卷首，往往有作者亲、友等之题辞；卷中、卷末时或亦有跋语。凡此，一并录入。即其中语涉评论者，因是編集雕刻刷印时如此，异于天地头之后起点批，故为录入。

八、底本卷首卷末，或有作者子女后嗣编辑校勘文字，抄誉、刻板、刷印之时、地、版权者之信息，今一并录入。

九、原文之唱和文字，往往随文附录他人唱或和之作，今皆依其样式，低二格录入。

十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径改为现在通行之字；但要以不害文意为先。古今字、通假字，则基本不易。

十一、底本之明显误字，径改。如包兰瑛《锦霞阁诗词集》卷五《古酝师来浙前呈拙作意有未罄续寄五律》首句“帷公敦夙谊”，“帷”显为“惟”误。他如“萧”与“箫”、“辨”与“瓣”、“摧折”与“摧折”等等，所在多有。限于篇幅，整理时不出校记，不加符号标识，读者谅焉。

十二、底本内容有误，包括逻辑舛错、语句扞格者，概不为之改易。

目 录

江南女性别集丛刊小引	(1)
整理凡例	(1)

上 册

绿净轩诗钞	徐德音(1)
绿净轩续集	徐德音(85)
玉窗遗稿	葛 宜(127)
南楼吟稿	徐映玉(171)
浣青诗草	钱孟钿(217)
浣青续草	钱孟钿(359)
写韵轩小稿	曹贞秀(371)
长真阁集	席佩兰(431)
听松楼遗稿	陈尔士(569)
蠹馀草	李心敬(637)
绣馀小草	归懋仪(649)
绣馀续草 附听雪词	归懋仪(659)
绣馀续草	归懋仪(693)
红蔷吟馆诗稿	锁瑞芝(789)

下 册

华影吹笙阁遗稿	戴小琼(809)
梦蟾楼遗稿	刘 荫(817)

定香楼小草	吴清莲(847)
翠螺阁诗词稿	凌祉媛(857)
附舞镜集	丁 丙(921)
饮香阁诗钞	董宝鸿(927)
绣馀吟草	袁希谢(959)
红树山庄诗存	汪仲仙(1021)
冷香阁遗稿	张 慧(1043)
绿槐书屋诗稿	张纶英(1079)
东颿集	戚桂裳(1135)
酝香楼稿	赵韵花(1149)
绣佛楼诗钞	金兰贞(1163)
寒碧轩诗存	陈 钰(1189)
红薇阁诗草	刁素云(1207)
附景云堂诗稿	陆隽东(1218)
红馀诗词稿	谢香塘(1225)
缦华楼诗钞	袁 华(1243)
意兰吟剩	吴毓荪(1271)
紫藤萝吟馆遗集	章婉仪(1283)
清绮轩诗剩	陶安生(1333)
云在轩集	钱 希(1361)
锦霞阁诗词集	包兰瑛(1429)
意眉阁诗词稿	濮贤娜(1519)
华蕊楼遗稿	徐熙珍(1533)
绿萼仙居吟稿	劳若华(1561)
小琼华仙馆稿	于晚霞(1579)

绿净轩诗钞



徐德音 撰
赵厚均 整理

整理说明

《绿净轩诗钞》五卷，《绿净轩续集》一卷，清初徐德音作。

徐德音，生于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卒年不详，据洪业《画人补遗》云“年八十馀，犹手不释卷”，则卒年当在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后。字淑则，晚号绿净一作净净老人。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，祖籍昆山。德音出生在宦宦世家。父亲徐旭龄，字元文，号敬庵。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进士，除刑部主事，再迁礼部郎中，历官云南道御史、山东巡抚、漕运总督等。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卒，谥清猷。时德音年方七岁。母亲楼氏，号餐霞老人，能诗文，曾为《绿净轩诗钞》作序。德音长大后，适许迎年。迎年（1682—？），字谷士，一字荔生，歙县籍，江都人。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进士，官中书舍人。二人婚后感情甚笃，伉俪相得，时相

唱和,艺林比之徐淑秦嘉夫妇。惜乎迎年不永年,德音少寡。后复罹火患,艰苦持家,教子成立。子二人,长子名佩璜,字渭符,号双渠。乾隆元年(1736)举博学鸿词,历官河南卫辉府管河通判、开封同知。亦早卒。次子名信瑞,号圣泉。乾隆三年(1738)副榜。馀不详。

《绿净轩诗钞》五卷,有康熙四十四年(1705)初刻本,康熙四十六年(1707)赵饮谷辑“高阳四种集”本和乾隆中“江都许氏家集”本三种。今据“江都许氏家集”本标点。又,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著录乾隆十七年(1752)精刻本《绿净轩续集》一卷,今藏国家图书馆。经抄录整理,列于《诗钞》之后。此外,蔡殿齐《国朝闺阁诗钞》徐德音小传称有《纪瑞诗集》,今亦未见。汪启淑《撷芳集》卷四有《中州瑞雪咏一百韵并序》,应属其中之一篇,补入附录。德音作品散见于集外者还有不少,今就流览所及一并辑入附录。附录中还选辑了有关德音生平和作品评价的资料,希望能对读者研究德音有所帮助。德音的资料和作品搜集亦未臻完备,尚待进一步访求,祈望有线索者赐教。

赵厚均

绿净轩诗钞序

湖名西子，俨对明妆，山接南屏，靓如晓髻。生其地者，恒多林下清标；今有人焉，夙号闺中秀质。是知两间淑气，钟彼蛾眉；遂令当世才人，逊兹巾幗。若我淑则徐夫人者，非其俦欤？

夫人家本瑶华，姿同姑射。府君建节贵盛，极于中朝；母氏横经礼教，闻从早岁。浣蔷薇之花露，吮墨晨哦；翻玳瑁之书签，焚膏夜读。鱼轩随宦，探奇日观星源；梓里卜居，览胜六桥三竺。横钱江之万弩，笔挟银涛；吊宋室之诸陵，诗题金碗。吹香作唾，行间悉绕奇芬；绘影为花，卷里都成绝艳。固已兼庾徐之绮丽，不特擅钟郝之风徽矣。既而曰嫔高阳，于归太岳。一禽既委，得凤阁之舍人；百两初来，伉鸾台之硕彦。京兆画眉之暇，即事联吟；东方割肉而归，时闻赓韵。襞将锦纸，蔚成五色云霞；谱以瑀箫，响应和鸣鸾凤。撷花间之馀绮，偶倚曼声；具玉茗之清芬，旁及乐府。惜为女子，难联玉笋之班；若作词臣，定赐金莲之烛。嗟乎！昔文君之遇司马，犹蒙耻于酒垆；苏蕙之嫁连波，间伤心于织锦。兹则贵同秦主，早赘萧郎；美过大乔，遂偕讨虏。膺河山之象服，绝殊寒素缟綦；伉台阁之名卿，岂复寻常儿女。将雏是凤，皆对日之英姿；在掌为珠，有猜弦之慧质。课佳儿以执卷，俨然绛帐名师；偕夫子以论文，允矣翠帷都讲。闻者翊为盛事，见之目以神仙。斯又福泽兼隆，帘幕罕匹者也。

淑仪自愧寒闺，久钦懿范。一方秋水，梦随八月潮头；千里清辉，人在二分月下。屡濡茧纸，未传白雁之书；忽捧瑶编，似遇青鸾之使。乍开缄而讽咏，快睹隋珠；聊载笔以揄扬，附完赵璧。岂特因风柳絮，仅称咏自谢家；若令给札兰台，定可续成汉史。

乙酉九秋，吴门咒花闺人李淑仪拜纂。

绿净轩诗钞序

孕玉胎珠，夙称仙姥，含灵毓秀，挺出名闺。是以文衡入梦，称量为徵；鹤氅遥临，宁馨是诞。夫人生时，家人见旌幢仙乐自空而下，导一羽衣入室，即产。珠来掌上，即生照乘之光；燕入怀中，便有过人之誉。垂髫属句，恒惊七步之奇；学语牵衣，能辨四弦之绝。生共闾闾，素闻颖慧，居联邸第，熟悉芳徽。既生东海名门，作配高阳华胄，行及擗梅，欣逢弋雁。聘来妆阁，蓝田之璧一双；迎自邗江，鱼岭之车百两。睹西湖之盛事，锦被山川；看鹭岭之祥光，香凝云雾。余也不揣固陋，用缀催妆之词；君方谬许称扬，遽有嗜痂之癖。遂成神契，历有岁年。月夕花朝，翘首江天云树；吴头楚尾，常怀秋水蒹葭。今幸同宦京师，从游上国，常谋会晤，时许过从。月满华轩，笑斟绿醕；春深绮阁，共擘蛮笺。爰示新诗，属加弁首。

光华溢目，多于鮫室之珠；炫烂如霞，直夺赤城之气。顿使贫儿之室，怀璧为愆；宜知狐白之裘，袖羔是诮。细读咏史诸篇，可废董狐之笔；再绎回文妙制，定掩若兰之机。瞻望白云，时有怀亲之作；偶聆黄鸟，即生求友之心。孝自性成，才由天纵。落笔动关乎礼义，非徒月露风云；摘词一本乎清真，尽洗铅华脂粉。燕山寒重，玉研凝冰；北地风多，瓶花冻蕊。昨过高斋，恍登三岛。和风丽日，顿忘凜冽之寒冬；瑶草璠花，迥异寻常之凡卉。郇厨尽陆海之珍，罗列秦彝汉鼎；邺架皆古今之秘，纷披宋艳班香。胡麻饱饫，恐迷洞口之桃花；采凤和鸣，已识秦台之箫韵。玉皇仙吏，双滴尘寰；凤阁舍人，偕来瑶圃。二姓成姻，世羨秦徐梁孟；五花判事，人称苏贾常杨。

夫人文与福齐，才兼德茂。王氏诸郎，峥嵘头角；左家娇女，绰约眉峰。德星之聚会堪奇，家学之渊源有自。向闻东箭南金

之美，独擅吴中；行见阳春白雪之歌，竞传日下。剧怜同调，恨无玄晏之才；欲序斯编，愧乏徐陵之句。焚香盥手，三复佳章，伸纸操觚，略陈梗概云尔。

丙戌夹钟下浣清明后三日，同里女弟林以宁拜撰。



江南女性列集初编

绿净轩诗钞序

忆昔先清献公制府淮南，时吾女德音生甫数岁，每长者故人至，辄效男子长揖，衣袴亦称之，一切瑱耳钗钿之属弗御也。及遇宾僚赋诗，先公呼之侍侧，即能作五七言韵语，而意殊便给。先公绝怜爱之，谓若生男如是，当不误改金根，惜乎其为女子也。未几先公捐馆，遂持丧还武林。女年稍长，能略涉群书，所居在湖山之间，每当烟云入户，鱼鸟亲人，辄复留连景光，率吟小诗以自适。一衣著最久，视之墨沈斑驳，色若古鼎彝，保媪以他衣进，亦弗易也，其无他好如此。

江都许太史未庵，故为先公所得士，有孙曰迎年，俊才也。当先公疾革，郑重语予曰：“异时择婿，计舍许生，无可属意者，当折辈妻之。”余卒从其言。女之归于许也，生犹列博士弟子员，至是益好学，遂得两闾俱隼，能以经术世其家。亲党咸谓新妇有以相之也，岂果然耶？

先是，吾乡林亚清夫人倡为蕉园吟社，知吾女能诗，曾以缣素相遗，通殷勤焉。会吾女于归邗上，亚清亦随宦洛阳，竟不果相见。阅十馀年，至乙酉之岁，许生擢试舍人，挈女北去，时亚清先在京师，始得把臂定交，辄相见恨晚。间以诗卷相质，亚清喜而叙之，且曰：“蕉园之社，作者数人，人皆有集，今既晨星寥落，几令韵事销歇。得子之诗，政复后来居上矣。其可不梓之以传乎？”女辞不获，遂畀劂氏。而或者以为妇人职主中馈，礼无出闾之言。审如是，则凡迹涉艺文者，皆非也。然窃观往乘所载，若班若刘之属，颂椒铭菊之家，何更代有其人，人有撰著？似亦未尽非也。第恐今之视古，远不相逮，设为之不工，是可已焉耳！

昔中郎赐书五千卷，传之仍属爱女。今者丹黄甲乙，手泽俱

存，女盍追思先训，益励将来。苟得诗人温柔之教，必且能为礼义之言，是亦先公畴昔之意也。遂书以示之。

康熙丁亥除夕前三日，餐霞老人漫识。

